

➡➡他认定那是一个女子淫荡的动作，一个正派的女子不该有这个动作。

●**男友身边有女人**，这句话我真的羞于对人说。不瞒你说，我的这次恋爱是直奔婚姻主题去的。有可能你会说，你快三十了，本科，读研，现在又是在攻博，这么长的时间了，难道一直没有个好男孩让你动心，以至拖到现在了，突然又那么重视，难道真的遇到了对的人？对不对我不敢说，但我很重视这是肯定的。大一时我曾经有过一个爱我的男孩，后来我们都因为年纪太小，不懂得珍惜，结果分手了，后来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那么漫长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。正因为我年龄大了，和我同龄的同学都已为人妻为人母了，而我还像是站在河边，岸上就我孤单的一个人，河里也是一个依稀的单个倒影，我就不得不屈从了父母的安排，老老实实地遵从了亲朋好友给我介绍的男友。

初次和对方见面，男方给了我一个还算过得去的印象。对方叫魏文杰，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，看上去很文弱，戴着眼镜，说话也很慢，好像每句话都是经过大脑思考的。对于这样的男人，我说不上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，对我来说，我只是要找一个男人，只要这个男人是正常的，有正常的价值观，不算太难看就行了，其他真的没有什么要求。魏文杰坐在我的对面，我和他之间隔着两杯咖啡，我能感觉他的目光时不时地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我没有感觉异常和尴尬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给人看的。来之前我做了准备，身上的衣服细节没有漏洞，绝对经得起推敲。我想，孤单不起，那就找个人嫁了，婚后的生活会温暖我不想孤单的心，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

可是我却简单不起来，我本能地感觉到坐在我对面的男孩和其他男孩不一样，他身上有一股子奇怪的气息，这气息他掩饰不了，他也没有想到要掩饰。这气息就像阳光下的碎玻璃片一样扎着我的眼睛，我想回避都回避不了。这股气息代表了什么，当时我并没有思辨清楚，但后来我清楚了，他在和我约会时，他的身边有女人。

我的感觉真是神了，隐隐约约地就是感觉他身上有一股子气息，不知道代表了什么。当时我顾不上去寻找，我只知道整理自己，我趁他去注意其他什么的时候，迅速抚平了衣服上的一个褶皱，把两条腿优雅地一叠，我在尽量做到完美无缺。这些下意识的动作代表了什么？我也不想掩饰地告诉你，在我这一次的相亲见面中，我已接受了对方。

应该说，魏文杰也接受了我，不然他不会和我再约会下去。随着约会的增加和对魏文杰了解的深入，我真的对他有了感情，因为约会多了，人和人之间熟了，就像人们常说的量变引起质变，没感情也会有感情的。我和魏文杰之间已经离不开通话和短信了，关心和问候使男女相爱的关系升温，好像双方都已经离不开对方了。我心里很高兴，如果他心里没我，我心里没他，我们之间的通信通话不会如此频繁。可是，随着我和他的关系日渐的亲近，我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一点，那就是他和我初次见面时他给我的气息，他有些异常，这异常就是他有女人，这是我后来知道的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夜已经很深了，他给我发了条短消息。他问：“睡了？按时吃药呵。”这条短消息开初没有引起我的诧异，因为前天我和他约会时，我告诉他我有点感冒了，并开玩笑地说，你最好离我远点。当时他跟着我的玩笑也说了一句，我抽屉里有板蓝根。意思很简单，他会预防的，他会去吃板蓝根的。当时我也笑笑，我说，你把板蓝根当成了灵丹妙药了，有什么事都用板蓝根对付。话说到这里，我们就再说这个话题，他就又提起了我读博的事。这个话题我也不愿提，因为我知道，女博士在一般的男人眼里，就像一只老虎那么可怕，男人们不要女博士，他们要是女人，成婚后锅碗瓢盆的，油盐酱醋什么的，哪一样不需要女人，女博士有什么用，能当饭吃吗？我知道这一点，于是我就又把话题岔开了，极力做出一个小女人的模样，和他说起了别的。

●**有关感冒和读博的事就这样过去了**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约会后的第二天，也就是昨天，我和魏文杰互通短消息的时候，双方没有谈起感冒，当时我有点失落，感到男人就是心粗，怎么就想不到提一提谈一谈呢？怎么就忘得这么快？没有想到，隔了一天，他却来了这样的问候，这就让我从一开始心有温暖到心有感动直到心有疑虑。我想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昨天没提，今天却提了，突然来的这么一句问候和关切，我真有点弄不懂了。坦率地说，女博士想结婚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小姑娘，不敢在男人面前摆弄学问，并不代表她真的就很幼稚，如果男人们这样想，那就说明男人幼稚了。

我怀疑这条消息不是魏文杰发给我的，而是他发给另一个人的，他发错了。心里有了这个想法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。我属于白羊座的，遇事爱冲动，我马上下意识地发了一条消息给他，我问：吃药，吃什么药？发完消息我就静静地等，我想等他的回答，我希望他能提到前天我提到的感冒，并为昨天没有问候我表示道歉，如果这样，我就真是太幸福了。可是，我等不来，很长时间我都等不来他的回信。

也许你会说，等什么，打个电话嘛，一个电话想问什么不是都能问出来吗？可是不想这样做，电话有电话的好处，短信有短信的好处，两者不可替代。尤其是有些事，短信温婉，而且给人时间和空间，这是电话绝对替代不了的。电话突兀，会让对方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手足无措张口结舌。所以我就想要短信，想静静地等候，尽管这等候是煎熬人的。

整整一个晚上，魏文杰没有回信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收到他的来信。这一个晚上我没有睡好，因为他越是晚回信，就越说明他没法回答我的问题，他处在了尴尬之中。我给他设置了好几十条回答的答案，当然，最好的答案就是提到了我的感冒，但他始终没有来消息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来了短信，我正在刷牙，满嘴白沫小跑步地去看手机前，我心里又替他设置了几条消息的答案。比如：昨晚已睡下，没看到你来的短信。或我外出，没带手机，回来没注意，今早才看到。再或者，手机没电了，真的不好意思等等等等。可是我看到的是他提到了感冒一事，他对我感冒一事表示关切，并对那天分手后第二天没提这事表示道歉。我看看着看着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想法，他昨晚发错了消息，他想了一个晚上终于想起该如何来回回答这个发错的消息了。他为这条发错的消息想了整整一个晚上，他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作为代价来消解这件事。但他忘了，他昨晚已问候过我了，今天他再重复说，而没有提起昨晚的话，显然又是一个漏洞。

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，这个想法折磨我了。我反复地打开手机看他错发来的短信：“睡了吗？按时吃药呵。”这样关切的问候不可能是同



如何面对男友有女友？

性之间的问候，只可能是异性之间的亲密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就可以真真切切地肯定，他有一个需要他关心的异性，而这个异性证实了一点，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的感觉，原本是朦朦胧胧的，而现在，好像清晰了。

●**我竭力地回想**，凭什么我可以说魏文杰和我第一次见面，我就感觉到他有不同寻常的情况？我想呀想，想得脑袋都疼了，最终我想起来了。那天在他坐的咖啡座右侧，有一对热恋中的男女，许是恋爱时间长了，那女的在男的面前就随意了许多，她的一只乳白色的高跟鞋浪荡地脱离了脚的后跟，带着妖狐的魅气荡啊荡地吊在了她的脚上。这个脱离了脚后跟的高跟鞋太太魅了，无声地勾住了魏文杰的眼睛，他似乎有点受不了，于是试图将眼睛移开，但他就是离不开，因为那只高跟鞋与他对峙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，他摆脱不了，于是他就处在了迷迷糊糊的状态中，直到那一对男女离开，他才醒过神来，长长地吁一口气。这些我都注意到了，直观的感受就是魏文杰受不了女人这样。但是，一个与他不相搭界的女人，魏文杰没有理由更没有权利受不了，唯一的答案就是魏文杰曾经的女友，或者现在还与他热恋中的女友也有这个动作和习惯，素不相识的女人这样的动作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友，这才使他不舒服。我愿意相信使他不舒服的是他曾经的女友，可是，曾经的女友是不可能长久地存在他心里的，就是存在也不可能如此强烈，只有现在还在他生活里的女友，才会使他如此地不安，以至紧张。我和魏文杰第一次相见时他给了我这样的感觉，尽管诡异，但烙印了我，像刀片一样刻划了我的感觉。

当然，这只是我单方面的想法，可是手机页面上的那条短信，我每看一次就被烙印一次。我想，我得有所动作了，想办法弄清情况。我可能还是很单纯，我想得到一个完完全全的爱情，不带有任何杂质的爱情，然后我和他步入婚姻的殿堂。我不想和一个带着其他想法的男人一起开始新生活，因为新生活一旦有了杂质，会让整个婚姻生活有疼痛感的。

于是我开始了试探，我故意把一条模糊的短信发在了魏文杰的手机上。我说：“提这个干嘛呀？都是大一时期的闹剧了。”这条短信的取向是中性的，你可以说它是发给异性的，拒绝异性朋友提起的那遥远年代里曾经的青涩恋情，也可以说是发给同性的，是回答同性朋友也就是闺中密友提起的有趣事。我把短信发出后，就守在手机旁静静地等候，我本来估计要等上一段时间的，因为他要组织文字还要斟酌如何开口询问。可是我没等多少时间，我的电话响了，我在摁通手机的一刹那间，感觉到了魏文杰迫不及待，他大概也在想这是条发错的东西，他想奇袭，不想让我醒悟过来就迅速地扑上去，让我张口结舌让我漏洞百出地回答问题。

但是我是有准备的，这个大概不是魏文杰能想到的。我平静地回答了他的提问，我像一个小女孩似地咯咯笑着，我说，对不起，我发错了，本该是发给一个闺密的，想不到摁错了，发到了你的手机上。魏文杰迟疑地嗯嗯着，我想，他会信吗？如果不信，他会怎么样呢？这时我有点后悔，从魏文杰的态度上来看，他好像是爱上了我了，而且爱得很深。我也是一样，我

也是很爱他的。魏文杰很老实，这是我和他长时间的接触下来感觉到的。我已认真地考虑要将自己的终生和他捆绑在一起，可是，我心中的疑问呢，我该不该去弄清楚啊？

●**应该说魏文杰慢吞吞地说话**，说什么都像是经过大脑思考的状态就是他的一个假象，他和我再一次见面时一点也沉不住气了。这时我才彻底后悔了，他是爱我的，不然他不会这样。我不知怎么的，叠折起来双腿脚上的高跟鞋略微脱离了脚后跟，他看到了，他又开始了紧张不安，后来他仗着与我的熟悉，他轻轻地嘀咕了一句：你怎么也这样啊？

这嘀咕很轻，像瓶子里风干了的花叶，哑哑地落在了桌面上。我听到了，我抬起头来，看见魏文杰正在大口喝水，等一会儿，他好像是下定了决心，他说，你有什么我不管，但我的，我会跟你说清楚的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会竹筒倒豆子的，因为我不是一个能藏住事的人，而且到后来即使我不说，有人也会跟你说的。

有人会跟我说，会是谁呢？我想不通。魏文杰好像在说别人的事，他说在和我相恋的时间里，他确实是在和一个离异的女子相处，那女子带着一个三岁的男孩，他不否认。他原本想和对方断了，但是每次对方打来电话，他都会有触电般的感觉，更不要说两人相见了，更给了他无比的快乐，给了他爱不够的感觉。只有一样，对方的高跟鞋吊在脚上的模样是他不能接受的。他认定那是一个女子淫荡的动作，一个正派的女子不该有这个动作。但他不敢说，因为那重叠相折的双腿下吊着的高跟鞋，既使他厌恶也使他着迷，他没办法克服自己的这两种状态。我问魏文杰，你和对方那么长时间相处下来，难道她一点也不知道你对她这个动作的反感吗？魏文杰苦笑笑，他说那是一个非常美貌极度自恋的女子，她从不注意自己身边的世界，她只注意自己，她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，而且在自己的世界里放纵着自己，你让她改变自己她会痛苦不堪的。因此，他不敢说，他只能采取让自己痛苦不堪而不让对方痛苦的办法，更何况，那只吊在脚上的高跟鞋还有让他着迷的地方，他只能默默忍受。

我很纠结，我相恋的这个男人是个老实人，本质不坏，如果我因为他和我相恋时他身边有女人而放弃他，我想对我来说是可惜的，我今后可能再也找不到比他好的人了。我的相亲经历告诉我，想找到一个比较心仪的男人有多难。魏文杰告诉我，他由介绍人介绍来见我，当时完全是由于父母的压力，他的父母不愿看到他和一个离异的女子在一起而不能自拔。他不敢违拗父母，他不敢做一个忤逆父母的儿子。但是他处在了两难之中，通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，他和我已有了感情，他感到我是个好姑娘，他越来越感觉到和我在一起很愉快，但那个女人，他一时还下不了决心斩断情思，那个女人实在是给了他太多太多的爱，他怎么能做一个说断就断的负心郎呢？但看到他犹犹豫豫的，他的父母就警告他，如果他再不按照他们的意思做，做父母的就要和我联系，将一切都告诉我，和我联起手来使他走上正道。

我有这个能力吗？面对他身边有女人，我该怎么办？